

关于 2007 年父亲节的记忆

■谢应龙

2007 年 6 月 17 日那天,快 5 岁的女儿说要送一个礼物给我。我问她送什么?她说想送我福娃。我说福娃都是小朋友玩的。她说,那我就送一个大大的福娃给你呀。

现在想起,这可能是 14 年前那天最美味的言语了。那一年,满脸满心都是愧疚的我,带着女儿住在环城北路一个阴暗且不透风的出租屋里。什么叫无能为力,只有自己知道!但父亲节那天女儿的语言就像一朵盛大火焰,她给我燃烧出来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洋,感觉她就在我爱她的海面上冲浪着她的童年!

女儿的名字叫雨萌,她是在一个很单纯的雨天里出生的。那个雨天坐落 2002 年的 9 月,那是一个离春天已很远、立秋已过 36 天的月份。一场秋雨一层被,那天我想过了,我是一个将在孩子口中被称作爸爸的人了。如果将语言再书面一点,就是一个已被孩子称为父亲的人。我知道我今后更多的义务,就是做女儿的一床或厚或薄的被子。

厚与薄,我无法自作主张。因为一年四季有着冷暖潮湿,有着奶瓶里奶水的多少与凉热;而且,行走路上的水坑和石子,只有它们才会决定我这床被子的厚与薄来。

孩子生下来的那天下午 4 点,我给或许正在床上养病的母亲打电话。电话内容和开头,经过传递,它们又动用了哪些修辞手法,我已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在电话的结束时,母亲她说,你早点抱她回来让奶奶看看,也让她那个早去的爷爷晓

得他添了个孙女。

那一刻,我呆住了,因为在潜意识里我已把父亲给忘了。在这个喜讯里,父亲在另一个世界,或许他的魂灵已在憨厚地笑了一遍又一遍。而我呢?竟然忘记他一直存在于我和孩子的血液里!

带女儿回到了家,母亲看见雨萌时的那神态,如果只形容又不去夸张,母亲宛如一位早起的农妇,她看见昨夜泥土里一颗种子发芽了,那种喜悦是难以言表的。那天的晨曦抹在母亲的脸上,氤氲着无比幸福的光晕。母亲抱着雨萌看了一眼又一眼,她突然说,这小家伙 4 个月比他爸一岁多还要老练些。我不知道母亲的话是美言,还是一句大实话?因为雨萌的眼睛正咕噜噜对着她的奶奶,吱吱的笑声还将埋伏在睡袋里的奶香抖动得满屋四溢。而在我的记忆里,我是从来没有收藏过我一时笑声的记忆。

2003 年 7 月过去了,8 月过去了,9 月到了,就是女儿周岁生日。女儿那时已会叫爸爸、妈妈、爷爷和奶奶。生日那天,她用手将她的生日蛋糕弄得花枝招展。而在几天前,她妈妈给她买了新皮鞋和新花衣。皮鞋一穿上,她小嘴逢人便说,萌萌新皮鞋,漂亮),逗来了一阵又一阵生日前的笑声。

笑声中,女儿长大了。2006 年去广西资源,在一个上山往八角寨方向的石级上,女儿突然不走了。我一看,发现原来有一只小蚂蚁在她的脚边。太阳很白,蚂蚁就像一名急着寻水喝的醉汉。没什么意思,我说走吧!女儿却不,口里却冲出一句话来,爸爸妈妈,我们别踩着小蚂蚁了,要不,它就找不到它的爸妈了。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旅

程,在这一句话里,我发觉女儿不仅仅是长大了。

2007 年的清明,女儿把历年来我在父母坟上插纸花的权力给抢了。她在地爷爷奶奶的坟上、太公太婆的坟头,用一双小手那么仔细、那么用力地种植着清明的花……那时,4 岁多的女儿肯定不知什么叫清明,什么叫怀念。但我想,女儿或许潜意识里已经知道什么叫传承了,这让我为自己的童年无地自容。所以,在 2007 年我集结出版的一本小说集中,我汗颜地写下了如此后记——

……父亲离开春天已 17 年了,在这本小说集里,我收集了一篇散文《致传达怀念的小草》,是那年清明前一个有雨的黎明前写就的。我把这篇散文放在这本小说集的首篇位置,是什么原因我不想多说。我只记得那年朋友读过后,他偶尔的眼泪和我一样咸。这本书,精神上的第一本是送给我的父亲与母亲的。应该在我写下这一行文字时,泉下有知的父母,他们会感觉到儿子的心跳,因为我的心跳是他们赋予的……

后记写完,面对清明时的局促不安,我竟然有了点小轻松。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父亲这个名字也许就是一种概念,但它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无限传承的概念!

传承的路上,有风霜雪雨,父亲只是一床或厚或薄和你相伴的被子!如果路上有刺,我愿以心肝铺路,我的孩子。我也知道这样让你行走,你是会不忍心的。但孩子,你的父亲就是这样在你爷爷如此铺就的路上走过来的,只不过你的爷爷他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而已。

题石鼓书院联

■陈学阳

(一)
 三江环抱,石鼓千秋,群英荟萃惊云雁;
 百世誉称,声名万里,一院兼容涵渌波。

(二)
 千年银杏,沐雨栉风,天地入怀灵气盛;
 一卷石书,启才弘德,湖湘传道硕儒多。

(三)
 把酒持螯,满堂韵事,诗文万古朱陵洞;
 承师问道,一院哲髦,墨楮千秋石鼓山。

(四)
 石鼓震耳,四海扬名,湘水知音涵雅意;
 书院盈香,八方慕道,文光射斗颂尧天。

(五)
 石鼓江山如画卷,水秀含情,洞幽藏古;
 湖湘文化铸丰碑,墨香留韵,人杰流芳。

两枚硬币

■李玉辉

年少时,曾无数次地玩过这样一个游戏,拉着邻家女孩的手奔上后山那座山梁,将两枚硬币埋进挖好的洞里。然后闭上眼睛想象许多年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。然而,年少的心总是缺乏应有的耐心,没多久便急急地挖了出来。

当然,最后硬币还是被我们埋进了沙土里。我偷来祖母的核桃盒,将两枚硬币小心地放入,然后一并埋在沙土里。此外,还栽了两棵沙枣树作为标记。

后来的岁月,在外地上初中、高中、念大学,又远在他乡成家立业。儿时的如许往事早已随时光缓缓远去,波澜不惊地一晃就是几十年。

今年清明祭祖,偶尔经过那个山梁,看见两棵沙枣树,郁郁葱葱地便勾起了那段久远的记忆。于是想,那两枚埋在记忆深处的硬币,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了呢?

我拿来锄头,小心翼翼地挖掘着。几十年的风雨侵蚀,我知道那盒子和硬币会是怎样的脆弱和忧伤啊。

盒子终于探出头来了,我拨去边上的泥土,却发现,曾经坚硬如铁的核桃盒早已腐烂不堪。在我的手扒拉着

泥土的同时,盒子的木质也与泥土一同飘落纷纷,最后只剩下两枚硬币。

硬币也已失去了曾属于它的那份光泽。多少年了,它早已习惯了泥土的拥抱,习惯了地下的幽暗与宁静。也许,它也已经习惯或正在慢慢地变成泥土抑或别的事物。

在那个四月的山梁上,我久久地站立着……

我忆起当年的那个邻家女孩,那么温柔那么恬静地蹲在我的身旁,默默地看着我将硬币埋进又挖出,挖出又埋进。我不厌其烦地挖与埋。她一直笑语盈盈无限崇拜地张望着我,一直与我一起憧憬。那一刻的风曾不止一次轻悠悠地拂起她的如瀑秀发,她含笑的脸庞一定是那个季节里最纯洁最动人的柔软。

而今,不知她身在何方?情归何处?呆立了许久,沉思了许久,我还是将两枚硬币埋进了原处,与那片片木屑一起。再一次的掩埋,它们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了。从此,我将以记忆来重温这场记忆。人生中总有一些东西会在岁月的行进中被埋葬,一些泪水和欢笑,一些憧憬和怀念终将与泥土,与过去的时光相伴并一直无限地远去,直到永不再现!

荷塘山水醉情怀

■蒋能清

当我们一站到塘坝上的观景台,便倾倒于面前这片碧绿的梦幻世界。这近百亩的荷塘,中间被一个 Y 形状的水路,岔开三块大绿毯,铺成一个露天大舞台。

这舞台中有游步道,有凉亭,有风车,有游船。随便换到哪个位置,欣赏这一台荷花秀,都会让你游目骋怀,神清气爽。这荷啊,虽没有朱自清月下荷塘那优雅飘逸的气质,但不乏高挑而秾丽的风姿;虽没有西湖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辽阔和豪迈,但却洋溢着浓烈而火辣性情。

你看,荷塘中那高高的荷叶,朱自清将其比喻为亭亭的舞女的裙,风一吹,裙角飞扬,让那年少的花骨朵顿时羞红了脸。而那怒放的荷花,就像激情奔放的模特张开心扉,尽情展示那千娇百媚的时装。游步道边的荷叶更不示弱,她们袅娜着伸出臂弯,率性与观众来一次亲密拥抱。此时,几位穿着长裙的女游客也翩翩起舞,好像自己变成了舞台中的荷一朵。

泛舟荷塘,水面不宽,没有苏轼泛舟赤壁那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浩荡,也没有李清照“误入荷花深处”“争渡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的惊喜,但是我们感受了一种特有的平静与安详。你看那立在荷叶尖角上的蜻蜓一动不动,让你参悟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意境;你看那一朵水莲花,不胜凉风的娇羞,又恰似你的温柔。

我们任游船荡在水中,让荷风荷香洗脸清肺,沁心润脾。

“莲花,莲叶,莲藕,你更欣赏那一种?”我问一旁的女同事。

“谁都喜欢花,因为她展示的就是美。”小蓓毫不犹豫地说。

“我觉得自己喜欢莲藕,因为它不仅可观,还可以食用。”刘丹接着说。

“我欣赏绿叶,没有叶子的陪衬,花不会那么美丽。”刘霞若有所思地说。

真是印证了这一句话:立场不同,感情不同,观点就不同。

周敦颐爱莲出淤泥而不染,把淤泥象征负能量。但我欣赏淤泥,它是莲花赖以生存的正能量,为了实现一株莲的梦想,淤泥宁愿默默承受,奉献自我。

这样想着,回到岸上。我问荷塘负责人邓志良,这山间池塘,摇身一变成了今天的休闲乐园,有什么故事传说吗?他指着荷塘远方一个像锅底的低洼处,称那里是荷塘的泉眼。小时候,泉水汇成一条小溪,绕塘边一棵大樟树而过,他们在树下纳凉,经常听大人讲故事。说这一带曾经很干旱,但山那边有个黑龙潭,潭中有条黑龙不仅不祈龙王降雨抗旱,还扬沙落石,作恶多端,于是老百姓请一位老师傅来降它。师傅与恶龙搏斗三天三夜,最后与之同归于尽,而他留在岸边的两只鞋子旋即变成了两眼泉水,灌溉方圆数十里的土地。

听完邓志良的讲述,我环望荷塘,觉得这满塘的绿肥红瘦是一块绣着历史传说的地毯,或者是一块闪烁着神话的翡翠让人遐想联翩,教人念天地之悠悠,精神品德之昭昭。

美哉!荷塘山水。夏日之芳菲,茂盛之时装,一个让人悄然入醉的地方。

金兰诗社吟唱感怀

■周新铭

金兰镇里赛吟唱,热泪农民润党章。使命担当争贡献,初心铭记奋图强。百年坎坷开宏宇,九域峥嵘步道康。屡出佳诗夜难寐,自然陶醉笔笺狂。

